

白鷺洲

范香谷著



白鷺洲

范香谷著

上海  
泰東圖書局  
印行

## 題 前

這是夢吧！他在夢裏追求的是什麼？

這是真吧！他在現實中遊移着爲什麼？

在全世界轉變方向的途中，這只是漂搖動蕩的浮萍一朵。

讓大風把牠吹去吧！

讓巨浪把牠淹沒吧！

點點幻滅的影像，又何必在白紙上留下這樣的痕跡！

咄！矛盾！

咄！掙扎！

幾時才能扭斷頸上的鐵鍊？！

小有產者的惶惑呵！

我祈禱這是最後的殘痕！

10. 31. 1928.

# 白鷺洲

## 目次

題前·····	1
矛盾·····	1—35
白鷺洲·····	36—131
戒指·····	133—150
情書一綑·····	151—187
掙扎·····	185—240

## 矛 盾

### (一)

時鐘敲過十二下了，黑夜好像死一般沉寂，只有壁上的鐘聲，的噹的噹地有韻的響着。陶文伯的妻子靜如，懶懶的坐在沙發上，手裏拿了一本小說，却又沒有心情去看牠。她心裏充滿了疑慮，充滿了悲哀，她不時狠焦急的側耳細聽街上的動靜，抬起頭來望望壁上的鐘，目光慢慢地向右面移過去，一個金花鑲邊的相片架子在旁邊掛着，裏面是一對男女結婚的

儻影，她不知不覺的立起身來，走向前凝望着那張相片，她望望文伯英武而又溫柔的笑貌，她看看自己披着輕紗的新婦的丰姿。更覺得有說不出一種悲哀伏在心裏。她確定自己是陷于灰色失望的圈裏，她是在人生的途徑上，碰到一個惡夢，她不久便是被棄者了。

「呵！這不過兩年的時光呵！」她搖搖頭，悽然自嘆的說了這一句話，淚珠兒不知不覺的在眼眶裏滾了下來。她記起了這兩年以來的經過，當最初結婚的時候，文伯是多麼樣和愛呀，他對她是一味的溫柔，盡心的體貼，雖然他的事務怎樣忙，但無論如何，趕八點鐘必定回來。他一進門便將帽子扔在牀上。立在她的面前緊緊的握她的雙手。

「我的靜，你寂寞麼？」

他見了她總是笑嘻嘻的，他總要騰出時間陪伴她一道到公園裏去散心，到最有名的愛美大戲院裏

去聽戲。有些時候她恐怕他太勞乏了。

「文伯，不要出去了，你多休息一會兒吧！」

「不！我並不乏，我的靜……我總要盡量想法使你快樂啊！」

但是，這一切都成爲過去了。文伯近來是變得那樣快，最初他不過有些神情恍惚，娛樂的地方是大不願意去了，時常在幽默地癡想。她以爲他操勞得太過度了。

「文伯，你有些不舒服吧！」

「不，我一點病痛都沒有。」

但是他竟然變得這樣的快，他每每回來得很晚，有時整夜的不歸，她要問起他來，他總是很支離的回答。

——文伯有了外遇了！？同時她又想起她的姐姐慧如勸告她的話：『男子的心腸總是靠不住的，你必須處處留意。』這灰色恐怖的疑雲，像夜神的翅子一

樣，在靜如的心裏，逐漸張大，逐漸濃厚了，這是一個不可解的結，一個不可言說的隔膜。文伯近來又爲他自己準備了一個很小的房間，不讓任何人進去，——卽就是靜如也……鑰匙他自己帶在身邊，他進去就將門鎖了。這個使她心頭的疑雲，更加濃厚起來。每逢文伯一個人鎖在那個小房子裏，靜如在門外聽見紙聲在沙沙的響。

——他給他的愛人寫情書了——她便是這樣的猜想，這麼的苦痛是沒有法子可以忘却，當一個丈夫對於他的妻子是這樣冷淡的時候。

現在，夜是這樣的沉寂，這房子裏冷清得幾乎連空氣都要凍住，她癡癡地望着相片，疑慮的雲漸漸濕透了，幾滴淚珠兒凝積着流出來，她淚眼模糊望望房子裏靜寂沉默的桌椅，冷冰冰的床帳，他又連帶的想起了日間的一件奇事：

她從大光綢緞莊剪了衣料回來，走到新建路的



中間，馬路上車馬縱橫，喧喧鬧鬧地來往不絕；她挾着一小包衣料慢慢地走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人，穿了一身品藍色的夾袍，黑花緞的馬褂，右手裏提着一個很大的皮包，很急促的走着。

那不是文伯麼？她很驚訝的想着：她不知他是要到什麼地方去，——或者她並不需要知道他到那裏去——但是爲了那多日以來的疑雲在心頭橫梗着，不知不覺起了一些輕渺的憂慮。她望着他的背影兒偷偷地追上去，漸漸走到凱旋里的衙堂口，他四面望了望，——但是好像沒有看見她——一轉身便進去了。她急促地追上去藏在衙堂外面，伸着頭向裏面張望，只見文伯正在敲一家的門，跟着便走進去，她趕到那門口一看，漆黑的兩扇板門緊緊的闔着，好像剛才是一個離奇的幻夢。她正在遲疑，一個黑地金字的牌子突然浮現在她的眼簾裏，「陶公館」三個閃閃發光的字，在明明白白的寫着。她突然遇到這鋼刀刺

痛一般的打擊、幾乎昏暈的失去了知覺，但是她即刻聯合了多日的疑點，證明她所猜想的是絕對真實，這樣，她禁不住一陣悲忿的心情，如野草叢中碧綠的鬼火一般燃燒起來，毫不假思索地走上前去，很猛烈的扣着那鐵的門環，她很想立時扯住文伯，問一個究竟，但是，等了許久許久以後，才有人突地將門開了；一個滿臉鬍鬚的黑漢，當門站着，她不禁稍微有點驚恐。

「做什麼！」那黑漢很粗暴地問着：

「我找陶文伯！」

「這裏沒有什麼陶文伯！」

碰的一聲，兩扇門又緊緊的闔起來了。她在外面癡癡地立着。

.....

.. ..

——他今夜一定是到小房子和他的愛人幽會去了。

她這樣想着，她看看這房子裏淒清的滋味，更加格外的傷心，她想忘記了文伯，或者，直捷了當的和他脫離關係，但是她不能！

「少奶奶！要茶不要！」張媽媽慢慢地蹣進來，看看靜如睡覺了沒有。

「不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去打個電話給少爺，看他是不是在建設廳裏？」靜如頓了一下又說。

等到她得到張媽的報告，知道文伯並沒有在建設廳裏的時候，她覺着她的猜想完全證實了，文伯的確實是和他的愛人幽會去了。她幻想他們怎樣在凱旋里十五號的密室裏任情嬉笑，怎樣的擁抱，怎樣的接吻，怎樣地……不禁嗚嗚咽咽倒在牀上哭了。

## (二)

室內雖然是這樣的沉寂，這樣的冷靜，但是外面

天空的黑雲已經一團團簇結起來，把整個的大地，籠罩在一個灰黑色的幕裏，西南角上，雷聲隱隱的響着暗示一個暴風雨將來的預兆。突地一聲霹靂，電光糾結了半個天空，大雨點子箭也似的從雲端裏竄下來，狂風挾着驟雨，打得遍地沙沙的響着。

這時凱旋里十五號的密室裏，正在開着一個嚴肅的秘密會議，這一間不十分大的房子裏黑壓了坐滿二十多人，沒有地方坐的，便亂七八糟的站着，各人的心神裏充滿了緊張的空氣。

這二十多人裏面，大部分都是工人模樣，內中還參了三四個女子，其餘的也有學生裝的，也有長衫馬褂的，如若在外面碰見了，真不知到這許多人怎麼會聚在一起。文伯坐在桌邊的凳子上兩眼癡癡的望着站在旁邊說話的張振聲，他臉下已充滿了激昂憤恨的表情，完全看不出平日和藹的態度。

『……這樣的壓迫，已竟到了一般民衆不能忍受

的時期，全城的工人同志，都在要求一個偉大的爆發，我們現在馬上就要着手準備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動，讓一般革命的羣衆，自動的起來，打倒這蒙着文明假面具的軍閥，組織一個真正革命的政府……』他愈說愈激昂，握着拳頭向空中奮擊作勢，聲調由低抑變爲高抗，和窗外的雨聲雷聲打成一片。人人的心頭都已竟感覺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，血球在脈管裏加速度的流轉，鬚髯地獄裏的火，已竟刺刺刺的向外冒烟，預兆着驚天動地的一聲炸響，全世界立刻變成一個光明燦爛的天國！

『是呵！我們這會子不暴動，還等他媽的什麼東西！』一聲怪叫，接着又是拳頭碰的向桌上一擊，大眾不期而然的目光齊轉在李桂生身上。他是機械業的工人，赤紅的一個大鼻子，嵌在紫黑色的圓臉上，兩個眼睛圓睜睜得好像要突出來，拳頭還緊緊的按在桌上，大眾不覺微笑起來，張振聲仍舊繼續的說下去。

『昨天接到總黨部的消息，有一些子彈趕後天就可以運來，固然我們所靠的不在槍械的武力，而在廣大的羣衆，但是有一些槍械，也可以在開始的時候壯壯聲勢，只要等子彈到了，便是我們各位同志向來所要求的暴動開始的時候，現在那一個對於這個問題，還有意見發表？』他望望各人的面色。

『就是大後天，十五號，十五號暴動！暴動！』這一些嘈雜的聲音，不約而同的都這樣說着。會場立刻顯出了一種活躍的氣象。

文伯舉起手，慢慢的立起來：

『我還有一件事情需要報告的，前天熊斌同志向我說，第八師裏有兩千多人，已經宣傳成熟，只等事發，便可以同我們聯合起來，站在同一戰線上，我們過去的錯誤，每每在利用軍隊的領袖，而不是兵士們真實的覺悟了，所以很靠不住；這一次我已詳細觀察，知道完全是從下層工作做起，可以確實算得我

們民衆的武力。我主張在明天會議的時候，便確定了我們整個的計劃，分配各人應負的工作……』他說完了又坐下去，這一個消息使得多少人更加興奮起來，當然對於這個提議，是沒有不贊成的，人人都舉起手來。

這時窗外的雨聲更加的緊了，張振聲掏出錶來看了一看。

『現在時間已竟很晚了，我們就這樣決定，到明天八點鐘開會，分配我們各人應負的工作……』這時已經有幾個人立了起來，伸了伸腰，會場裏充滿了沙沙的聲音。

『不過有一件事須要注意』張振聲將手揚了揚繼續的說：『我們須要嚴守秘密，倘若事先被他們發覺，我們的計劃就要全盤失敗。倘若發現有洩露秘密破壞計劃的……』

『就是我的老子，我也要把他槍斃。』不等他的話

說完，李桂生已經嚷起來，大眾都哄然的笑了。一個一個冒着雨走出去，室中只剩了張振聲，和文伯等幾個人低低的談話。

(三)

天色快要黎明了，東方已經現出魚肚白色，文伯從十五號出來，挾着一個大皮包，慢慢的向家裏走去，昨宵的夜雨，馬路上還殘留着不少的水跡，他回想着昨夜會議的經過，一般工人同志的勇敢，心裏非常的快樂。他慢慢走到自家門口，扣了扣門環，張媽睡眼惺忪的來開了門；看見是文伯，奇異地望了望。他也不管她這些，三腳兩步的跨進內室，四面靜悄悄地，牀上的被褥散亂在一邊，他走到床邊坐下，看見靜如衣服也沒有脫掉，頭髮亂蓬蓬的，伏在枕上。他將手按在她的背上，她抬頭起來，望了一望，——兩個眼睛哭得紅腫腫地。

『我的靜，你怎麼哭了，什麼事煩惱你？』他驚訝



的問——雖然他似乎也預料到這一層——慢慢地去握着她的手，但是靜如卻恨恨地將手擺脫了。

『你爲什麼氣了我了？』文伯仍舊在溫柔地問着。

『你何必假意敷衍我呢？』她憤激地說：『你還是去找你的愛人去！』接着將臉蒙在手帕裏哭着。

『我的靜，你不要誤會，我除了你以外，那裏有第二個愛人。』他有些着急了。

『哼！騙我幹什麼？你昨天晚上在那裏？』她恨恨地坐起來。

『昨天晚上麼？昨天晚上是在一個朋友處打牌，因爲雨太大了，所以沒有回來』他陪着笑說。

靜如氣得只是哽咽：

『我問你，凱旋里十五號是你的什麼人？』

他突然聽了這一句話，心頭不覺突突地跳起來，她怎會知道這個地方呢？他吃驚的想着。

『哈！那是一個朋友的家呵！』他勉強笑着說：